

蒙古的國家認同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文的重點將在檢視蒙古國的國家認同議題，重點是蒙古人現代獨立建國的歷程，歷經 20 世紀的變革，如何從共產國家轉為民主國家，並確立新的國家形象與身分認同。蒙古是個擁有光榮歷史的國家與民族，因為汗國分裂而在歷史舞台中黯淡下來，因此新的民族主義建立在呼籲團結上，蒙古人的團結，也是文化上的團結。在游牧民族的傳統上，希望結合現代性，既有馬上風光，也要有跑車奔馳。蘇聯解體後，蒙古利用此契機重新建立民主的國家形象，以民主政體擺脫中國與蘇聯（俄羅斯）這兩大鄰國的牽制，搭上全球的民主列車。民主是蒙古的光榮形象，也是國家認同的重要內涵。蒙古也希望建立與第三鄰居們更深厚的關係，不只擺脫俄羅斯與中國的牽制，也是開拓更多的發展機會。未來願景則是希望在 2050 年成為法治的民主社會，追求綠色的生活發展，經濟多元化繁榮發展，建立先進的資訊科技，而且有共同的國家認同凝聚力。

關鍵詞：成吉思汗、民主化、第三鄰居、蒙古願景

Mongolia must be Mongolian.

Biambyn Rinchen, 1905-77 (Campi, 2006)

壹、前言

誠實地說，除了自小研讀教科書外，對當代蒙古的認知極少。歷史教科書所得的印象，最顯明的是蒙古的征服歷史，是騎在馬背上的國家，以及幾乎是蒙古代名詞的成吉思汗的事蹟。教科書之外，也有金庸筆下的大漠英雄郭靖，與成吉思汗和大元之間的恩怨情仇印象。還有在欣賞日本相撲時，發現蒙古的力士揚名立萬，甚至雄踞最高地位的橫綱。自從 2003 年起，日本四代橫綱都是由蒙古力士贏得，從讓日本人又愛又恨的朝青龍明德，到白鵬翔、日馬富士公平、及鶴龍力三郎，都是來自蒙古的橫綱。征戰的歷史印象與高超的相撲技術，就構成我主要的蒙古形象。

我們今天討論的蒙古，不只是一個地理名稱，也是個國家名稱。1921 至 1992 稱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繼蘇聯後的第二個共產國家。1992 後再擺脫蘇聯的束縛，進行民主改革，國名就改稱為蒙古，我們習慣稱為蒙古或是蒙古國。蒙古國土面積為 1,564,116 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積第 19 大的國家，也是僅次於哈薩克的世界第二大內陸國家，人口 330 萬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主權國家 (CIA, 2020)。

蒙古人曾經主宰這個世界，稱霸兩個世紀，建立當時最大的亞歐帝國。但隨著元國的衰敗，蒙古人淡出歷史舞臺。然而 13 世紀蒙古人踏足過的地區，均留下對蒙古人的歷史記憶。德國人類學家布盧門巴赫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1752-1840) 在人類體質的分類，將人類種族分為五類，蒙古人種，即黃色人種；美洲人種，即紅色人種；高加索人種，即白色人種；馬來人種，即棕色人種；衣索比亞人種，即黑色人種 (維基百科, 2020a)。蒙古人於是成為黃種人的代稱。

醫學上，蒙古人也曾遭到刻板印象的傷害，1866 年英國的小兒科醫生 Langdon Down 發覺有一群發展怪異的病人長的相當類似，有點像東方的蒙

古人，所以他就將它取名「蒙古症」。後來發現這類的人跨國界出現，許多國家都有案例，因此又被稱為「國際人」。一直到 1959 年，法國遺傳學家傑羅姆·勒瓊（Jérôme LeJeune）發現這類症候群是由人體的第 21 對染色體多了一條造成的現象，這也是人類首次發現的染色體缺陷造成的疾病。1965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將這一病症定名為「唐氏症候群」（Down's syndrome）（維基百科，2020b）。

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中，從 1913 年在內務部設立「蒙藏事務處」，隨後改制為「蒙藏事務局」、「蒙藏院」。1928 年國民政府正式在行政院裡成立「蒙藏委員會」，取代蒙藏院。這個象徵中華民國主權及於蒙古的機構，一度被戲稱為「矇起來與藏起來」的委員會，直到 2017 年才由民進黨政府停止運作再正式裁撤。

本文的重點將在檢視蒙古國的國家認同議題，重點是蒙古人現代獨立建國的歷程，歷經 20 世紀的變革，如何從共產國家轉為民主國家，並確立新的國家形象與身分認同。

貳、蒙古現況與全球排名

檢視蒙古的各種國際評比排名，（表 1）大多數都在前一百名內，和平指數的排名最高，名列前 50 名。各項自由指數，也都在前 50 名之列。在清廉指數上，排名最後，是全球的第 106 名，顯示明顯的貪污問題。

接著我們再以民意調查來一覽蒙古人民對現狀的看法（SPDRI, 2016），認為蒙古國家發展方向是正確的比率，從 2011 年的 21% 下降至 2016 年的 19%，值得注意的是，回答「不知道」的比率都高於正確。感覺經濟狀況良好的比例甚低，只有 6%。認為當前蒙古面臨的重要問題前 5 名是：

- | | |
|--------|-----|
| 1.失業率 | 48% |
| 2.貧窮 | 16% |
| 3.貪汙 | 8% |
| 4.物價上漲 | 6% |
| 5.經濟 | 5% |

表 1：蒙古的全球排名

國際評比	蒙古國	國際評比	蒙古國
01.2020年世界人均GDP排名	116	08.2019世界新聞界自由	70
02.2019年GDP年增長率(%)	5.099%	09.2019世界競爭力報告	102
03.2019年清廉指數	106	10.2019全球人類自由指數	46
04.2019世界幸福指數	83	11.2019個人自由指數	49
05.2019全球創新指數	53	12.2019經濟自由指數	45
06.2019世界民主指數	62	13.2019美國大使館－販運人口報告評級	2級
07.2019全球和平指數	42		

資料來源：

1. 2020年世界人均GDP排名，http://www.8pu.com/gdp/per_capita_gdp_2020.html
2. 2019年GDP年增長率(百分比)，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19&name_desc=true&start=2019&view=map
3. 2019年清廉指數：<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19/results/mng>
4. 2019世界幸福指數，<https://s3.amazonaws.com/happiness-report/2019/WHR19.pdf>
5. 2019全球創新指數，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gii_2019-intro4.pdf
6. 2019世界民主指數，<https://www.in.gr/wp-content/uploads/2020/01/Democracy-Index-2019.pdf>
7. 2019全球和平指數，<http://visionofhumanity.org/app/uploads/2019/06/GPI-2019-web003.pdf>
8. 2019世界新聞界自由，<https://rsf.org/en/ranking/2019#>
9. 2019世界競爭力報告，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9.pdf
10. 2019全球人類自由指數，<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human-freedom-index-2019-rev.pdf>
11. 2019個人自由指數，<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human-freedom-index-2019-rev.pdf>
12. 2019經濟自由指數，<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human-freedom-index-2019-rev.pdf>
13. 2019美國大使館販運人口報告評級，<https://mn.usembassy.gov/our-relationship/official-reports/2019-trafficking-persons-report/>

對國家官員或政府機構，最滿意的排名是：

- 1.軍隊 76%
- 2.媒體 75%
- 3.員警 71%
- 4.民間社會團體 53%
- 5.反對黨 38%
- 6.總統 34%

個別問到對貪汙的看法時，75%認為是很大的問題，61%認為政府並沒有採取適當作為解決貪汙問題，77%的人曾經接受政黨買票，75%的人曾接受候選人買票。對於民主制度與繁榮的經濟，只能擇一時，27%選擇民主一定比較重要，14%選擇民主有些比較重要，18%選擇經濟繁榮一定比較重要，31%選擇經濟繁榮有些比較重要。

在對外國的正面看法排名是：

- 1.俄羅斯 90%
- 2.日本 73%
- 3.美國 71%
- 4.南韓 58%
- 5.德國 56%
- 6.英國 53%
- 7.加拿大 50%
- 8.中國 41%
- 9.印度 41%
- 10.北韓 22%

認為最重要的經貿夥伴，43%的人認為是中國，35%的人認為是俄羅斯。而被問到比較希望的最重要經貿夥伴時，俄羅斯是首選，其次是美國，日本第三，中國則是排名第四。以上排名是提供認識當前蒙古的一些參考，本文無法就各項評比都有所分析探討，部分與本文較相關的會在後續討論中提及。

參、國家認同理論與認同的要素

首先我們認知國家認同的所有概念都有界線，界定團體內外的成員，差別在這些界線是包容還是排他 (Hjerm, 1998)，以民族文化為基礎是較具排他性國家認同，這種原生論以共同的祖先、出生地的限制、種族、宗教，或是語言等民族文化為認同的基礎，這些標準客觀存在，個人沒有選擇的

自由，這屬於是非題，而不是個人意願的選擇題。Smith (1991) 認定國家認同背後的民族主義是具有民族象徵性 (ethnosymbolism)，這些民族象徵性包含民族名稱、共同祖先、共用的歷史記憶、以及共同的故土，其中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凝聚力，而且對民族歷史的共同記憶是整個民族一脈相傳的薪火，因此民族是一群人具有特定名稱，佔領固有領土，分享共同的神話和歷史記憶，形成一個大眾文化，共同經營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 (Smith, 1991)。所以，民族主義的形成不是主觀的認定或想像。

例如以色列、印度、印尼至些單一族群或是單一宗教信仰佔絕對多數的國家，比較容易以原生標準來形成認同的主要因素。(紀舜傑，2015) 蒙古的族群組成，由喀爾喀人 (Khalkh) 的 84.5% 為最大主體，因此單一民族性和語言的特性較為明顯，少數民族有哈薩克族、霍屯人、圖哈人、烏茲別克人及圖瓦人等突厥系民族，另外還有少量的華裔和俄羅斯裔。

與原生論相對的是建構論，這種偏向公民認同的標準較具包容性，且屬主觀認定。Barth(1969)提出民族概念並非客觀因素所成，而是主觀由成員認定而成。Anderson (1983) 認為民族不完全是血緣關係的結合，而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民族的認同都是經過想像、塑造、或是捏造出來的。國家認同則是透過在歷史、語言、意識形態、和權力的交叉作用的想像建構而成。不同的文化群體在這個建構的過程中，可能因為競爭而造成國家認同的爭議。移民國家較傾向以建構的因素形塑認同 (紀舜傑，2015)。以表二皮尤研究中心的跨國研究調查中，我們看到如美國、英國、加拿大都認為語言和共同的風俗習慣是比較重要的國家組成要素，相對地原生地或是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就較低 (Pew Research Center, 2016)。

另外，國家認同是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 和國家意義型態的產物，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民族國家的建立，另一是國家意識形態 (我們是誰，我們的世界觀) 的確立。國家認同除了根基於過往的共同性、血緣和地域的歸屬感之外，也可加入其他認同者對於未來命運一體的共同感，這些國家意識型態的認同是超越原生的標準而成。

表 2：國民的構成要素

	美 國	加 拿 大	澳 洲	日 本
能說官方語言	97%	88%	94%	92%
共同的風俗習慣	86%	90%	89%	90%
出生在本國	58%	43%	31%	77%
基督信仰	34%	34%	29%	不適用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2016)。

肆、歷史回顧：內外蒙古之分

未來的線索就在過去(The future lies behind)，未來的未來在於過去(the future of the future is in the past)，這是未來學基本的信念與概念之一(Dator, 1998; Mchale, 1969)。因此歷史的回顧是理解現狀與想像未來的必要功課。西元 1206 年，鐵木真(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奠定日後不斷擴張建立的蒙古帝國的基礎。大蒙古國曾在 1259 年至 1309 年間三次西征，建立了橫跨歐亞兩洲，是歷史上鄰接版圖最遼闊的國家。1271 年忽必烈立國號為「大元」，自稱「蒙古大汗」，1279 年大元滅南宋後正式統治中國。然而大元內部存在四個獨立汗國，即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伊兒汗國，四大汗國與大元征戰不斷，直到元成宗時期才與四大汗國協議，共尊大元汗國皇帝為名義上的蒙古大汗。直到 17 世紀蒙古人建立的主要汗國均致滅亡。最後一任蒙古大汗察哈爾部林丹汗被後金皇太極擊敗，漠南蒙古諸部於 1636 年承認皇太極為大汗、統轄漠南蒙古諸部，「蒙古汗國」走入歷史。

區分我們所稱的內外蒙古的主要因素是大沙漠，此大沙漠將蒙古巨大的草原一分為二，直到明代，都還只是南北之分，分別稱為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

1636 年，後金(即日後的滿清)通過聯姻連結漠南蒙古，對漠北蒙古則是透過征服，進而統治整個蒙古地區。在滿清建國後，透過蒙古八旗，滿人與蒙古人共成統治者的一部分。在清代後期的官方文書中正式出現了

內蒙古和外蒙古的概念。內蒙古一詞指內筭薩克蒙古 49 旗，外蒙古則指喀爾喀 4 部。

在蒙古的王公們認為滿清統治者是蒙古大汗的繼承者，滿人與蒙人是同源，而且清國與大元國一樣地以非漢人的身分統治中國，歸順與融入清國是延續蒙人歷史的發展。所以當康熙征戰漠北的喀爾喀部，遭擊敗的蒙人在思考歸附清國還是歸附俄羅斯時，由政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決定，最後以宗教習俗為主要考量，決定投誠於清國。也因此之故，清國始終禮遇哲布尊丹巴。

蒙古與滿清都是突破王明珂（1997）所說之華夏邊緣論，此邊緣論主要在於以「羌」為西方異族之概念，並不是專指某個特定長期存在的異族。華夏之邊緣就隨著異族的往西移動，而逐步向西推動。蒙古與滿清當然也是這些異族之一，差別在於他們打破華夏邊緣，進入中國本土，進而統治中國。

伍、兩大鄰國的糾葛

如前所述，在臣服於清國之前，蒙古人已經陷入兩大鄰國的區域政治場域中，俄羅斯與中國的地理包圍，注定蒙古難以擺脫此兩大鄰國的糾纏。特別是在清國即將被推翻之際，蒙古人面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如何面對新的中國政權是艱鉅的挑戰。

於是 1911 年蒙古人選擇宣布獨立，先前提到蒙古王公認為滿清統治者是蒙古大汗的繼承者，所以清國皇帝有多重身份，既是滿族人的汗王，也是蒙古人的大汗，等同於西藏人民眼中的文殊菩薩的化身，在漢人眼中則是皇帝。清國被推翻後，汗王、大汗都下台，蒙古人已經面臨沒有領袖的局面，中華民國的政權在漢人眼中是清國的繼承者，對蒙古人而言，其實並沒有上天與宗教等法統，於是形成蒙古人獨立自主的契機。

對於蒙古獨立建國的原因探討，陳崇祖（1965）代表漢人的歷史觀點，提出蒙古獨立的原因：

1. 清廷用人失當

2. 達賴喇嘛革號之疑懼
3. 借槍哲布尊事件
4. 懲辦德義湧案件
5. 懲辦陶什託琥搶劫華商案件
6. 創辦新政
7. 俄國的助蒙獨立

這 7 大原因可歸類為清國施政錯誤與俄國外力介入兩大項。清國開啓並強力徵收外蒙的稅負，這違反了清國不在外蒙徵稅的慣例，也惡化外蒙的經濟情況。另外，1910 年，西藏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被清國革除尊號而逃亡印度，這讓蒙古喇嘛僧侶與王公們驚覺清國的統治制度改變，懷疑擔憂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是否也會遭到拔除尊榮，進而對蒙古實施高壓統治。

加上，清國的新政中，在蒙古地區設縣，引進漢人移民，而且廢除蒙古不能通婚的禁令，蒙古人擔憂遭到同化。而且在新政下，在蒙古地區設立多種政治軍事機構，這些機構的財政都須由當地蒙古人負責，一夕間財政負擔加劇。在這種多重壓力與疑懼下，蒙古人獨立的因子也被埋下。因此，1911 年蒙古獨立時，轉向俄羅斯尋求支援協助。蒙古人對於當時獨立的觀點為（其木格，2016：49-50）：

1. 清朝使用執行新政藉口，鼓勵漢人移民蒙古地方以及允許漢人於蒙古地區大量開墾，破壞蒙古傳統生活。
2. 在蒙古北邊移民之外，還把卡倫蒙軍撤回，換成漢軍駐軍北部，因而阻斷蒙俄人民直接交流。
3. 從中國大量移民蒙古地方，並設立很多省市，派來漢籍官員統治蒙古，奪取蒙古王公的權力，掌控全蒙古地方。
4. 蒙古加入滿清之後，許多漢民來蒙古做生意不誠懇，欺騙蒙古人，把自己的貨品高價賣給蒙古人，低價來買蒙古牲畜，皮、毛等原料，而高利貸已經造成經濟的破壞。
5. 原來清朝法律不准漢蒙通婚，去年清廷宣布取消該法，更是讓蒙古人感到不安，蒙古人絕對不會接受這種規定。

6. 雖然蒙古沒有培養的軍隊跟武器。從中國派來軍隊的話，請貴國（俄羅斯）協助防衛蒙古。
7. 蒙古的王公一起商量決定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蒙古的皇帝，而成立大蒙古國。對建國大事，請求大國的支持。
8. 蒙古依靠大國俄國，是想要成立自己大蒙古國，希望與大國訂定密約。
9. 蒙古簽訂大國密約之後，蒙古將鼓勵俄國商人前來貿易，允許建立鐵路，設立驛站，開放礦產等優惠。

俄國的回應則是：目前蒙古的情況尚無能力完全脫離中國（清朝），可是因為蒙古是俄國的鄰居，所以當然希望蒙古內部平靜。所以我們會支持蒙古的獨立，不准漢人干涉蒙古的內政及軍事。俄國會保障在俄國的蒙古團員安全。以後庫倫的俄國代表也會加強防護，增加 200 門大炮等（其木格，2016：51）。

綜合上面討論，我們不需誇大俄羅斯的推波助瀾，並非由俄羅斯慇懃蒙古人獨立，俄羅斯希望建立與中國之間的緩衝地區，頂多是樂見蒙古的獨立，但不至於是蒙古獨立的陰謀設計者。西方學者也認為從清國末期開始，蒙古人的民族主義已經是反殖民、反同化、反滿人、反漢人的情緒集結（Campi, 2006），清國被推翻，提供了蒙古人轉化民族主義成為建國的契機。

歷經多次獨立建國的努力與發展後，中國與蘇聯（1918 年由俄羅斯轉成，1989 年後再恢復為俄羅斯）仍然是蒙古的民族形塑（nation- formation）與國家建制（state-building）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鄰國與他者（others）。反中是經常被提及的蒙古人的集體情緒，Bille（2015）認為反中的是焦慮（anxiety）大於害怕（fear），中國被視為一種威脅，純粹是與中國的互動較少。此外從 1921 制 1990 列為蘇聯衛星國期間，蒙古基本上是重歐輕亞，蘇聯代表比較進步的西方現代性，中國則是落後的亞洲代表。同時俄羅斯人的身材與喝酒特性都與蒙古人較相近。以民族主義的建構主義而言，蒙古人用恐中、反中等歷史與現代情緒，建立蒙古認同的共同要素。

然而當前蒙古人對於中國的態度，則有世代間的差異。1970 年之前出生的蒙古人傾向不信任中國和中國人，主要是受到官方宣傳的影響，1970

之後的世代，有較多機會以第一手資料認是中國，態度就轉為比較中立 (Jargalsaikhan, 2017)。

陸、新的民主身分認同

隨著蘇聯的解體，蒙古的歷史發展也來到另一個重大轉折點。從 1921 至 1990 數十年間，蒙古的國家認同受蘇聯的影響，蘇聯解體類似 1911 年滿清消退，蒙古人面臨自我定義自己的國家民族，這是新的機會自由，也是挑戰。

蒙古人選擇轉型為民主政體，也成為亞洲唯一由共產主義轉為民主國家的成功案例。幸運的是，在蘇聯瓦解之前，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有利的外部環境就有助於民主化的推展。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在於蘇聯與中國的緊張關係和緩，從 1982 年開始的雙邊會談尋求軍事對峙能結束，蘇聯從蒙古撤軍是極為重要的一項友好動作。而且蒙古變成是中蘇兩國可以關係正常化的展示場。跟東歐國家獲得改革的契機一樣，蒙古的中立地位對兩大鄰國不存在安全的威脅，所以兩大國不會強加干預，以及避免引起區域爭端，而是希望維持戰略上的夥伴關係。

蒙古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儘管越來越密切，但中國也不想過度行動造成俄羅斯在蒙古的利益受損。基本上，只要蒙古不要對中國的主要核心利益議題有所主張或行動，像是台灣、西藏、新疆等獨立議題，又不與中國的戰略競爭者，例如俄羅斯、日本和印度保持等距離，中國就不會對蒙古有所干預。另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則是蒙古的民主化改革，剛好搭上美國在 1990 年代，提倡「民主的和平」(democratic peace) 的熱潮，符合美國外銷民主，追求全球民主和平的策略。

在內部的民主建構上，成吉思汗的角色不但被重新推崇，而且賦予新的時代意義。在 20 世紀建國之前，蒙古人的認同因素中，非常重視博爾濟吉特血統 (Borjigid lineage)，血統的純正很重要。Kaplonski (1998) 則認為 20 世紀前蒙古人是以成吉思汗的後代正當化統治的法理性，但不是以他為團結認同的基礎，而且承認一個共同的祖先並不必然表示是同一個民

族。而且在 20 世紀前並沒有很強烈或清楚的族群性概念，大概只有區域部落的有限區域概念。1921 年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後，凝聚團結的是佛教，而不是成吉思汗的祖先地位。

在民主化改革前，蒙古內部一直有反成吉思汗的開創地位的論述，認為本來統一的蒙古人可以利用豐富的資源極力發展經濟力量和文化進步，但是成吉思汗的野心擴張，消耗掉蒙古國的資源和力氣，讓人民都變成戰士，讓蒙古國變成軍營。對中國人伊朗人俄羅斯人的征戰是巨大的災難，不只耗費資源，也造成人命損失，文化進展也停滯只是帶來人民的苦難 (Campi, 2006)。

在蒙古民主化改革初期，必須面對全球趨同與求異的挑戰，如何在新的認同裡融入傳統遊牧民族的特性，又要兼顧進步的現代性。在探索西方對成吉思汗的印象後，蒙古人發現成吉思汗是可以用來重新形塑蒙古認同的標誌。他們推崇蒙古遊牧的傳統文化包含熱愛自由、個人主義、而且彈性且快速的學習適應，這些都是符合現在民主的市場經濟的運作。他們也發現西方人尊敬成吉思汗開創的帝國，而不是將它視為野蠻不文明的象徵。例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Kristof (1990) 所聲稱，成吉思汗雖然可能殺害百萬人，但他也是個偉大的蒙古人，也是歷史上傑出的領導人。甚至將成吉思汗比擬為美國的華盛頓和林肯總統，都是偉大開國者和團結國家的愛國者。稍後英國作家 Weatherford (2004) 的暢銷書也吹捧成吉思汗是進步的偉大領袖，並為成吉思汗在過去遭到錯誤的評價抱屈。

這種以他人的看法定義自己，並建構自己認同的建構主義，主要是行動者與機構和組織的互動，獲得新的體認，進而建立自己的認同，這種互動有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也包含自己如何看待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如果別人認為我是進步的，我就認定這些被認定為進步的特質就是我的價值，如果別人認為我是落伍退步的，那我的特質就該被放棄。

因此，新的民主派為了對抗共產主義，訴求認同議題，重新看重蒙古的傳統文化，訴說蒙古的歷史故事，讓成吉思汗重生，鼓勵佛教信仰。以古蒙古對抗共產黨，最受歡迎的搖滾樂團歌唱關於成吉思汗的偉大事蹟。成吉思汗就變成國家凝聚的象徵，是蒙古獨立建國的始祖，而且尊崇成吉

思汗為有遠見的世界及政治領袖。

這位蒙古偉大帝國的開創者，被認定是 13 世紀引領世界風騷的人物，而且影響力穿透至今。有科學的研究，從基因檢驗研究發現，現代約有 1,600 萬位男性都可說是他的後代，佔全世界男性人口的 0.5%，等於每 200 名男性就有 1 人是成吉思汗的後代。更驚人的是，今日在蒙古帝國疆域內的男性，有 8% 的人都帶有當時皇室的 Y 染色體 (Hillary, 2003; Sykes, 2004)。有趣的是，英國倫敦的餐廳搭上成吉思汗的熱潮，也藉由俄羅斯政府數十年來，解除禁止使用「成吉思汗」當姓氏的規定，舉辦一場免費的基因測試，如果被檢驗為是成吉思汗的後代，即可免費享用 2 餐美食 (人間福報，2004)。

成吉思汗受到高度尊崇，碩大的人身雕像矗立蒙古，也成了最高面值的紙幣肖像，在日用品如毛毯、室內的裝飾掛相、伏特加酒瓶、啤酒瓶、香菸盒、還有許多觀光紀念品上，都可以看到成吉思汗的肖像，都是以成吉思汗的圖像為招牌。同時也有推崇他的民主遺澤 (democratic legacy) 的說法，認為他的自由民主的四個原則也符合西方民主的支柱 (pillar)，主張蒙古脫離蘇聯獨立建國後的民主制度和文化不全然都是西方引進的，也包含蒙古遊牧傳統的獨立性，以及他們透過歷史記載和口傳歷史所得知的成吉思汗的政府形式。成吉思汗雖然沒有治理一個民主國家，但是他建立蒙古培育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文化，四個民主原則包含參與式決策，擴大參與討論戰爭與和平的事務，也成立智者院，定期給予他意見。第二個原則是法治的建立，有法律懲罰制度，從罰鍰到死刑都有。也同時建立功績制度，以功勞表現作為職位升降的依據，拔擢將領看重的是忠誠度、領導統禦能力、與勇氣，而不是看其出生背景。第三個民主原則是對女人的尊重，聽取女人對重大政策的建議。最後一項是對基本人權的尊重，給予蒙古人民宗教自由、言論自由。調查顯示，超過半數蒙古受訪者相信成吉思汗奠定了蒙古的政治民主文化傳統 (Sabloff, 2002)。

在建立民主的新國家認同後，蒙古的民主發展也有顯著的進步表現。在自由之家的民主自由評比中，都被稱有自由公平的選舉，與政黨和平地權力移轉。在 2018 年總得分是 85 分，2019 年是 84 分，都是列名為自由民主國家 (Freedom House, 2019)。

柒、第三鄰國與未來展望

蒙古在成功地轉型為民主國家，建立新的民主國家認同後，也希望藉由新的身分認同結交新的朋友，擺脫受制於俄羅斯與中國兩大鄰國的宿命。然而尋求第三鄰國（the Third Neighbors）並不是針對與俄中對抗，而是在全球化的新世紀時，更加融入國際事務與全球體系。

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在 1990 年訪問蒙古，開啟蒙古尋求第三鄰國的序曲，也成了蒙古外交發展的重點。透過與美國、歐盟、日本、印度等國家的交往，開拓蒙古的國際空間與經濟發展機會。蒙古也同時對俄羅斯與中國表態，蒙古不會因為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的關係，影響到實際兩個鄰國的利益，也不會給他們帶來損失。而且蒙古新結交的第三鄰國們也沒有因為著力太深而引起爭端，像是美國、德國、與日本，並沒有利用蒙古作為對抗中國或是俄羅斯的區域槓桿，只是以支持蒙古的民主化切入。

近來內蒙古的動盪是蒙古面臨的新一波挑戰。內蒙古的蒙古人一向被譽為是中國的模範少數民族，服從性高且平和（Gan, 2020）。但是最近北京政府在內蒙古的新雙語政策推行激起強烈反彈，受到是在進行同化的民族政策的質疑，有人提出中國內蒙古會成為下一個「新疆」嗎（BBC 中文，2020）？有人稱中國讓內蒙變成三化；即蒙人被漢化，草原被沙化，言語被火化（GNEWS, 2020）。此次新的雙語政策，除了引起強烈的抗議外，也觸動內蒙獨立的敏感神經。

蒙古與中國內蒙的分立，有如愛爾蘭與北愛爾蘭一般。北愛爾蘭被英國統治，愛爾蘭獨立建國，但是北愛爾蘭仍是愛爾蘭未完成的一頁（紀舜傑，2015）。內蒙獨立運動者，一向主張蒙古人的理想是統一的「大蒙古國」，成吉思汗是蒙古人心目中的祖先與英雄。今日的內、外蒙古，血濃於水，是同一民族。因此，為了蒙古民族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成吉思汗的子孫們應該統一，重建國家（巴赫，2000）。

蒙古的官方不至於主張內蒙古該與蒙古統一，但是在民族的情感上，很難對內蒙古可能面臨的文化流失與民族同化毫無反應。盡管蒙古不願以

此議題得罪中國政府，但是蒙古總統巴特圖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在 9 月初特別到蒙古的小學，發表鼓勵學生吸取知識、熱愛民族的講話。蒙古學生在蒙古包裡對總統輪流朗誦了內蒙古詩人仁欽·斯琴朝克圖的詩：「魚兒為什麼不會哭，因為大海是她的眼淚。鳥兒為什麼不會迷路，因為她的翅膀在天空。為什麼我們不會跌倒，因為我的文字是豎立的。」(BBC 中文，2020)

中國是否改變以民族區自治為原則的第一代民族政策，改以美國民族大熔爐的模式推動第二代民族政策，企圖淡化中國 56 個民族的族群意識，強壓中國政府單一的族群認同。這些除了可能影響蒙古與中國的關係發展外，也會對蒙古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產生一定的影響。

另一個蒙古國家認同的議題是境內的少數族群哈薩克人，哈薩克人約為蒙古人口總數之 5%。從民主化改革後，在泛伊斯蘭文化和泛突厥文化的復興聲浪下，哈薩克人對蒙古的民族政策，和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多有不滿，認為蒙古政府並未積極照顧少數族群的權益。因此有要求建立獨立國家或併入哈薩克的呼聲，但是聲勢不構造成顯著的影響。

展望蒙古的未來發展，蒙古國會於 2020 年 5 月通過「願景-2050」(Vision-2050)，提出國家基本價值觀與思維的目標（表 3），進行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空的回顧與前瞻規劃。希望在 2050 年成為法治的民主社會，追求綠色的生活發展，經濟多元化繁榮發展，建立先進的資訊科技，而且有共同的國家認同凝聚力。

捌、結論

蒙古是個擁有光榮歷史的國家與民族，因為汗國分裂而在歷史舞台中黯淡下來，因此新的民族主義建立在呼籲團結上，蒙古人的團結，也是文化上的團結。在游牧民族的傳統上，希望結合現代性，既有馬上風光，也要有跑車奔馳。所以我們看到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市中心高樓林立，周圍則是蒙古包區，游牧人也想進到城市中享受現代文明，但是難以跟上經濟發展的腳步。

表 3：蒙古願景 2050

基本價值觀	指 標	過 去 (蒙古王朝)	現 在 (蒙古國, 2019)	未 來 (蒙古國, 2050)
思維	良好治理	智囊團 / 大紮薩克法	不穩定的國家 / 不清晰的發展哲學	法治－人文民主的公民社會
	綠色發展	永生的蒼天	崇尚自然資源	綠色的生活模式
	社會發展	天下人人平等	全球基本發展指標 不達標的社會	中等收入，受過教育， 健康積極的公民
速度	經濟	世界資源的分配者	受礦業約束的經濟	多元化經濟－發達國家
	基礎建設	絲綢之路，驛站	舒適的位置－無效分配	基於先進資訊科技的發展
本質	蒙古人	蒙古王朝的臣民	對未來沒有信心－保守	對未來充滿信心－小康中產階級
	國家共同價值觀	特有的遊牧文化和觀念	失去價值觀的蒙古	具有高度的國家認同 覺悟和信念的民族
	國家安全	黃金盟約	位於兩大強國中間的蒙古國	具有競爭力的蒙古國

資料來源：Defacto (2020)。

成吉思汗是蒙古人團結的表徵力量，他的生平功績被傳誦，也被賦予符合現代性的進步價值。特別是民主的政治文化源頭，也可以追溯至成吉思汗。蘇聯解體後，蒙古利用此契機重新建立民主的國家形象，以民主政體擺脫中國與蘇聯（俄羅斯）這兩大鄰國的宰制，搭上全球的民主列車。民主是蒙古的光榮形象，也是國家認同的重要內涵。

蒙古與中國的糾葛注定無法徹底切除，地理上的相鄰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加上內蒙古的議題。對蒙古人來說，當他們統治中國時（包含與滿州人共治時），他們就是漢人驅逐韃虜的對象。而當漢人統治中國時，他們被強迫變成是共和的成員。漢人依自己的喜好決定蒙古人是外族還是少數民族，蒙古人當然難以接受。所以 1911 發動獨立建國，以及後來依附蘇聯，都是可以理解的民族情緒。現在中國是蒙古的重要經貿伙伴，但是蒙古仍然保持一定的距離。本來中國希望蒙古成為一帶一路的樣板，但是因為 2016 年 12 月達賴喇嘛訪問蒙古，與俄羅斯維護在歐亞的鐵路的主導權，以及蒙

古拒絕加入上海合作組織，於是沒有達成樣板的目標。

蒙古的民主化被視為成功例子，現在則是進入民主深化的階段。較令人關注的問題是嚴重的貪污現象，特別是透過對司法的干預，使得司法獨立變得很困難。如果法治沒有建立和深化，國家動盪社會不安時，以民粹主義為動能的強人容易崛起，更加使得法治難以建立，這是蒙古的嚴肅課題。

參考文獻

- BBC 中文，2020。〈內蒙古新雙語政策反彈：步新疆後塵的擔憂與中國「第二代民族政策」〉(<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4065583>) (2020/9/21)
- Defacto, Jardal。2020。〈國家的共同價值觀〉 (<http://www.jargaldefacto.com/article/蒙古国的国家认同>) (2020/9/21)
- Gnews, 2020。〈內蒙三化—蒙人被漢化，草原被沙化，言語被火化〉(<https://gnews.org/zh-hant/339786/>) (2020/9/21)
- 人間福報，2004。〈成吉思汗後裔 吃飯免錢〉(<https://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385341>) (2020/9/21)
-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
- 巴赫，2000。〈蒙古人的觀點〉。數位台灣家族 (https://digitaiwan.com/?page_id=3674) (2020/9/21)
- 其木格，2016。《蒙古獨立與蒙中俄關係（1911-1945 年）》。台北：幸福綠光出版。
- 紀舜傑，2015。《國家認同之比較研究》。台北：翰蘆出版有限公司。
- 陳崇祖，1965。《外蒙近世史》。台北：商務印書館。
- 維基百科，2020a。〈約翰·弗里德里希·布盧門巴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 (2020/9/21)
- 維基百科，2020b。〈唐氏症候群〉(<https://zh.wikipedia.org/wiki/唐氏综合征>) (2020/9/21)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arth, Fredrik. Eds.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Waveland Press.
- Bille, Franck. 2015. *Sinophobia: Anxiety,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Identi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ampi, Alicia J. 2006. “Globalization’s Impact on Mongolian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Image of Chinggis Khan,” in Henry G. Schwarz, ed. *Mongolian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p. 67-99. 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 CIA. 2020. “The World Factbook: Mongolia.”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mg.html>) (2020/12/20)
- Dator, James. 1998. “Introduction: The Future Lies Behind! Thirty Years of Teaching Futures Studies.” *American Behavior Scientist*, Vol. 42, No. 3, pp. 298-319.

- Freedom House. 2019. "Mongolia."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y/mongolia/freedom-world/2020>) (2020/8/12)
- Gan, Nectar. 2020. "How China's New Language Policy Sparked Rare Backlash in Inner Mongolia." CNN, September 5 (<https://edition.cnn.com/2020/09/05/asia/china-inner-mongolia-intl-hnk-dst/index.html>) (09/21/20)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jerm, Mikael. 1998. "National Identities, National Pride and Xenophobia: A Comparison of Four Western Countries." *Acta Sociologica*, Vol. 41, No. 4, pp. 335-47.
- Jargalsaikhan, Mendee. 2017. "Anti-Chinese Attitudes in Mongolia through Generational Imprinting." *Mongolia Focus* (<https://blogs.ubc.ca/mongolia/2017/anti-chinese-attitudes-in-mongolia-through-generational-imprinting/>) (2020/9/12)
- Kaplonski, Christopher. 1998. "Cre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Socialist Mongolia."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17, No. 1, pp. 35-49.
- Kristof, Nicholas. 1990. "Where Genghis Khan Is I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27 (<http://select.nytimes.com/gst/abstract.html?res=F30616F83C540C748EDDAC0894D8494D81>) (2020/8/23)
- Mayell, Hillary. 2003. "Genghis Khan a Prolific Lover, DNA Data Implies." *National Geographic*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03/2/mongolia-genghis-khan-dna/>) (2020/9/12)
- McHale, John. 1969. *The Future of the Future*.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Sabloff, Paula L. W. 2002. "Genghis Khan and Modern Mongolian Identity: The Democracy Connection." *Mongo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 No. 9, pp. 36-53.
- Social Policy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SPDRI). 2016. "National Survey of Mongolian Public Opinion." (https://www.iri.org/sites/default/files/wysiwyg/2016-05-10_irি_survey_of_mongolia_public_opinion_public_deck.pdf) (2020/8/24)
- Sykes, Bryan. 2005. *Adam's Curse: A Future without Me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Weatherford, Jack. 2004. *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Crown Press.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Mongolia

Shun-jie Ji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dentity issues of Mongolia through history review and modern state building process. Mongolians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glorious past, conquering many places of the world and ruled China as non-Hans people. They declined from the history stage because of tribal conflicts and power struggle among leaders. Therefore the unitary call became one of the very important elements of state building campaign.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us after the Cold War opened a new door for Mongolia to connect to the world. They chose to become a western style democratic state to distinguish from the two major neighbors, Russia and China. To some extent Mongolia benefited from the power balanc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Meanwhile, Mongolia tried to develop further relations with the Third Neighbor. Not only to remain autonomy from Russia and China, but also to expand more opportunities with the world. Their vision of 2050 is to become a rule-by-law,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state.

Keywords: Genghis Khan, democratic reform, the Third Neighbor, Mongolian vision